

安染染
作品

上册

倾城

倾 城 劫 数

DANGEROUS LOVE

劫数

纯洁的天使
被魔鬼折断了羽翼
再也飞不起来

他生命里的温暖就这么多，

每一次都只为了而她挥霍。

我们相爱过吗？相爱过。

多久？好像是一瞬间。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是无尽的挣扎和惦念。

感情世界的互相伤害/谁藏匿欲言又止的渴望
浑浊不清的无尽深渊/谁释放刻骨铭心的缠绵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城劫数 / 安染染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12-4766-7

I. ①倾…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793号

倾城劫数

著 者: 安染染

责任编辑: 庄 宁

特约策划: 北京嘉树文化

封面设计: 弘果书装

责任校对: 张 翀

版式设计: 刘碧微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zhuangnia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514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766-7

定 价: 49.8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 意外	001
2 · 重逢	011
3 · 相处	025
4 · 发现小晨的存在	119
5 · 海棠的身份	187
6 · 波折	249



1 · 意外



冬夜的雪，深沉沉的，好像有千丝万缕的情绪似的，如海水般汹涌，淹没一切。

雪中的景色壮丽无比，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只能看见一片炫目的蓝光在满世界的银白中闪耀，那是坐落在棱山半腰处的“品蓝”。

“品蓝”，T市最昂贵、最神秘的酒吧。出入这里的人，唯有白金VIP会员才能一览其内部的美丽奢华。

独栋建筑，倚山而建，背靠深海，周边布满了高贵的梧桐，枝枝蔓蔓间透着肃静的优雅。与一般灯红酒绿的夜店不同，这里，到处都低调彰显着尊贵与沉寂。



夜色之下，雪花漫舞，琼枝玉叶，粉妆玉砌，一派华丽，却又是一派清冷。

席海棠望着眼前的一切，不由得有些紧张，豪华盛宴，俨然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们，各个穿着华贵的衣服，杯光酒影，热络寒暄。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收起负面情绪，专心工作。

今晚，素心生病了，她代好友来做服务生。对于她们这种还没迈出校园的学生来说，一晚上两百块的兼职堪称天价，怪不得素心怎么都不肯放弃这个机会。可她实在不放心让高烧至38.5度的素心来做工，几番游说之下，她才勉强说服了好友，让自己前来代班。

素色点缀碎花的旗袍，是这里每一个女服务生的制服，席海棠却觉得这旗袍太过性感了，虽然该包住的地方都包住了，可紧身的束缚感让她感到很不自在，每一寸的身体曲线都随着布料流动，不自觉地，就会荡出一种神秘的风情，可是，她不喜欢。

连续工作了数个小时，她未得间歇地端着餐盘酒杯穿梭于那些有钱人之间，腿渐渐有些疼痛了，不太习惯穿高跟鞋的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双脚已经麻木了。

终于，酒吧里的俊男美女们陆续离去了。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和千金们，尽管可以在这一处肆无忌惮地放纵，但豪门世家的规矩依旧存在，该走的时候，必须离场。

席海棠暗暗松了一口气，总算要结束了，她担心素心的情况，回去的时候还要记得去买退烧药才行，但她现在还不能走，要再等一会儿，等活动的负责人来结算薪水。

等待的过程中，她选了一处较为安静的露台，望向外面的美丽雪景。手，探向露台之外，飞扬的雪花落入掌心，凉凉的，可那一抹凉意还未散去，身后一股强劲的女性危险气息却忽然袭来。

“啊……”席海棠还来不及尖叫，唇瓣就已经被人密密地封住。

昏暗不明的光线里，醉意醺然的男人试图看她的脸，却看不清，只是一边吻她一边呢喃：“柔儿……柔儿……”

柔儿？！

他认错人了！

“我不是……救命……”席海棠本能地想要向人求救，可她的唇被封得死死的，高声的呼喊变得细小又破碎，黑暗偏僻的露台边，不会有任何人发现他们。

男人的力气很大，气息也很强，带着一种至死方休般的沉重感，席海棠奋力挣扎却没有一丝挣脱的可能，酒精促使男人变成动物一般，没有思考能力，只是急切地想要吞掉怀里的猎物，布料撕裂的声音像是悲剧的琴弦，改写了她一生的命运。

纯洁的天使，被魔鬼折断了羽翼，再也飞不起来。

“啊……”她尖叫声，声音里带着颤音，绝望的颤音。

她的眼泪顿然停住，睁开的双眸里失去所有的焦距。

耳畔呼啸的夜风像是在同情她的遭遇，洁白的雪花默默地祭奠着她永远也换不回的纯真。

夜之交替，黎明乍现，骤雪初霁，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显得格外地清晰，格外地耀眼，但对于席海棠来说，再暖的太阳也无法照热她了。

铃……铃铃……

手机持续响个不停。

以趴卧姿势沉睡着的男人终于被吵醒。

他下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几下摸索后熟练地按下接听键，低沉沙哑的声音随即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低空飞行：“喂……我是顾惜爵……”

“拜托！我当然知道你是顾大总裁！我这个可怜的小助理只是想要提醒你，今天上午有个价值一亿七千万的合约！都九点了，你人到底在哪儿？”电话另一端的男人没好气地吼着，对于自己的好友兼上司显然没有



一丝客气。

“我在……”睡意惺忪的男人微微一顿，后知后觉地感到异常，身下，并不是他所熟悉的大床，而是冰冷的露台地面。

活跃的思维迅速转动，突然，一幕幕激情的画面从眼前闪过——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种铺天盖地的强烈感觉狠狠地劈中了他——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

那个女人……长得跟柔儿很像！不，不是像，他甚至没有看清她的脸，只是感觉很像。因为她跟柔儿都会站在窗边，用手去接天空飘落的雪花，都会做出那种天真浪漫又带有一点感伤的举动，单纯，而又美好，让酒醉的他忘乎所以。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喂，顾惜爵，你不要给我装哑巴，说话啊，你还在吧，合约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快点给我飞车来公司！”电话那端的助理显然耐心全失，焦躁地催促着。

顾惜爵微微眯眸，漆黑如夜的黑眸中透着一股如寒冰般冷冽的光芒，周遭的空气立即冻结成冰。

“秦浩……”男人的声音一下子变了，声线里混合着恍若春日里无端的惊雷，危险，却沉重。

“什、什么？”电话另一端的男人浑身泛起鸡皮疙瘩，直觉里有很不好的预感，口气也跟着转为温和，“爵，你不要再想柔儿了，她已经是你大嫂了！昨晚，你不会想不开，做了什么蠢事吧？”

“对，的确很蠢。”男人的嘴角边泛起自嘲的苦笑。

“爵……你到底……怎么了？”

“我昨晚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一个陌生女人。”

“……”平地一声雷，炸得秦浩很无语。

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

“爵，你想怎么样？”

顾惜爵那刀斧雕刻似的深刻五官，宛如美丽的艺术品：宽阔的额头，深

邃的眼眸和笔直的鼻梁，外加性感的唇角弯成一个恶魔般的微笑，表情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带着几分危险，如罂粟般流动着毒液。

“我要找到她！不、惜、任、何、代、价！”找她的目的，一来，是补偿；二来，是要确定她不会怀上他的孩子！

三个月后。

T大校园西侧的一间普通女生宿舍里。

席海棠蜷缩在床的一角，双手颤抖地拿着那张化验单，无助地摇头。

命运在跟她开什么玩笑，被一个醉酒的男人羞辱还不够惨吗？为什么还不放过她？为什么还要留下罪恶的证据？

不……

她不要这个孩子！

绝对不要！

这个孩子的骨血里有一半是属于那个男人的，她要打掉！

席海棠面色苍白，神情慌乱，眼底的光芒很复杂，有着强烈的恨意，强烈的不甘，而更多的还是深深的恐惧和无助。

这三个月来，她以为眼泪已经哭尽了，可现在她嘴角里尝出的苦涩又是什么？

她以为那个噩梦一样的夜晚已经过去了，原来没有，一点都没有。

她后悔了，后悔那天夜半醒来没有报警，后悔自己的懦弱。因为她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害怕极了，她更后悔为什么那天醒来后没有看一眼那个趴睡在一旁的男人，以至于她连他的样子都不知道，就算她现在想同归于尽都找不到对象。

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为什么不让她干脆死了算了？

为什么？

“啊……”陷入狂想的席海棠发疯一样地尖叫起来，两手紧握成拳，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肚子，死吧，让她和孩子一起死了吧！



“海棠……”宿舍的门被人从外面撞开，沈素心纤细的身影飞奔过来，
“海棠……你怎么了……别怕……别怕……”

“素心……”

“对，我是素心……海棠，别怕……别怕……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

“不……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了……还有孩子……我怀孕了……哈哈……
我怀孕了……我有孩子了……哈哈……孩子……”

席海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长发散开，更衬出她脸颊的消瘦，这三个月来，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形。

沈素心僵住了，面色比纸还要白。

是她的错，都是她的错，她那天不该接下那份工作，不该发烧，更不该同意让海棠去代她打工，如果海棠没去，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该死的人不是海棠，是她才对！

扑通一声，沈素心双膝跪地，“海棠……求求你，你别伤害自己！你想发泄就骂我吧，打我吧，你怎么样都可以，甚至杀了我都行！海棠，只要你别伤害自己……我求你了……求求你了……”

意识混乱的席海棠看着好友在自己面前哭跪的样子，理智渐渐回笼，
“素心……我没有怪你，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素心，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海棠……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这是我欠你的，我会用一生偿还！你想打掉这个孩子是不是，好，我去安排，都交给我！我去找系主任请假，我们一起去医院……我知道你怕被别人知道，没关系的，我去挂号，用我的名字……就算被医院发现也没关系，你知道的，那个姓曾的医生一直对我有意思，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答应做他的女人，他肯定会帮我们的，肯定会的……海棠，别怕，我都会处理好的……海棠，别怕……海棠，全都交给我……”

席海棠听着好友语无伦次的安慰，心，恍若刀割。

“素心，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那个姓曾的医生快五十岁了，他不是

好人！”

“我管他是不是好人呢，只要能帮我们就行了……只要能帮你就行了……我不在乎跟谁！”

“啪！”

沈素心的嘴角渗出一丝血迹。

席海棠颤抖着右手，掌心一片火辣。

“素、素心……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你的……我只是……只是不能让你那么做，你明白吗……”

“海棠……那你明不明白……我真的希望你好好的！我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挽回了，但我可以用生命起誓，从今以后，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

“不，不可以，你什么也不要做。”

“我必须帮你。”

“不……素心，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我们是孤儿院里感情最好的姐妹，我们曾经对着星星一起许愿，长大了，各自找一个爱自己的、自己也爱的男人，幸福地恋爱、结婚、生宝宝，组成一个最完美的家……我们为了这个梦想，努力了这么多年，我们很乖，从不乱交男朋友，尤其是上大学以来，面对很多诱惑，可是我们从没有动摇过。在别人眼里，我们长得不错，可是我们从未想过用这张脸去换取什么，只因为我们想着有朝一日，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男人可以出现，哪怕他只是一个最平凡的男人……我们只想有个家，有最完整的幸福……”

“可是海棠，因为我的关系，你的幸福被毁了……”

“素心，这是命，我认命了……可是你的人生还可以很美好，你绝对不能轻贱自己，知道吗？因为你以后的幸福里，要带上一份我的，看着你幸福，我也会很开心的，你懂吗？”

“海棠……”

“答应我，不要做傻事，不然的话……我会恨你的！”

“不，海棠，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你不能不理我，不能恨我……”

“那就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海棠，我的好海棠……我会幸福的，连同着你的那一份……很幸福……很幸福……”

冬日的黄昏，阳光本就稀薄，宿舍里两个女孩的眼泪让那一抹残阳染上了更多的苍凉。

悲伤过度的席海棠腹部忽然传来一阵绞痛，冷汗伴着腿间的一股红色濡湿蔓延开来。

“海棠，你怎么了？海棠……”

残阳如血，地平线上裸露出高度发达要塞化的城市群，T市最繁华的办公楼区投射出巨大的黑色剪影，肃穆，而又庄严，商场如战场，凝聚了人类太多的爱恨情仇，壮志雄心，荣耀梦想。

顾惜爵站在金爵大厦的顶楼向下俯瞰，幽暗的眼眸，深不见底，寒戾的目光，隐藏着一股肃杀之气。

三个月了，他竟然还没有找到那个女人！

尽管人海茫茫，他连相貌也记不清楚，可是，凭他顾惜爵的人力财力，想找出一个人来也并非什么难事，要知道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每一个都绝非善类。

可是这一次，糟透了！

那一双宛如星子般漆黑的眼眸，闪烁出一种令人快要窒息的光芒，魅惑得荧亮，却冷得彻骨。

压抑着的风暴圈，没有人敢来打扰，秦浩除外。

身形颀长气质出众的秦浩，有着一双勾人心魂的褐色瞳眸，像骄阳一样火热，他往顾惜爵身边一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便彰显出来。

他们年龄相近，气质也相仿，可这两个曾经一起风靡常春藤，声震华尔街的男人，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顾惜爵若宇宙尽头的黑洞般深不可测，而秦浩，像气焰汹涌的火山般热情洋溢。

当然，那只是表面上的秦浩，要知道能够在顾惜爵身边担任助理，不，

是首席特助的人，内心定然也是黑色的，还是那四个字——绝非善类！

秦浩打开手中的文件，认真而又详尽地汇报着，“十四号，欧洲三大股市全线收跌，英国FT100指数收报5316.02，跌幅为百分之四，法国CAC40指数收报3596.45，跌幅为百分之七……纽约股市持续下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71……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历史最高点……业内人士也指出金融风暴有卷土重来之势……”

“所以？！”

“所以最近的情势很危险，而你的状态也不太适合工作，否则，走错一步满盘皆输！”秦浩微顿一下后，换成了私人口吻，“爵，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失控，是柔儿带给你的打击，还是那个陌生女人？”

“我……不知道。”顾惜爵使用了近十年来都没有使用过的三个字，表明了他真正的不确定。“我只是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日后，我会有很大的麻烦……继续找人，把T市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

七个月后。

长康医院妇产科。

“素心，我怕！”因阵痛而满头大汗的席海棠紧紧握住好友的手，颤抖的指尖泄露了她最真实的想法。

“别怕，海棠，你是最勇敢的，撑住啊……你想想，当初你那么不想生孩子，可是在三个月的时候你差点流产了，那一次你拼了命地挺过来了，那时候你说你感觉得到孩子在你身体里一点点流失，你似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你说自己心软了，心疼了，再怎么说，孩子也是你的亲骨肉，你要把孩子健健康康地生下来……海棠，现在孩子就快出生了，你要坚强啊！”

“对……素心，你说得对……我要坚强，可是真的好痛……啊……好痛……”

“海棠，挺住，医生准备好进产房了，你要加油，孩子很快就会出来见你，不，是见我们，我们都是孩子的妈妈。海棠，再坚持一下！再勇敢一点！”



沈素心鼓励的声音一直传递着，直到产房的门被紧紧关上。

她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对天祈祷：“老天爷，请你保佑海棠，让她所有的苦难都结束吧……”

一个半小时后，产房里传来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生了，终于生了！”沈素心不顾麻木的双膝冲向前去，可是她还未来得及做些什么，身体就被人从后面猛烈撞倒，十几个身着劲装并佩戴黑色口罩的精壮男人冲进了产房。

“喂，你们是什么人……这是产房不能乱闯……啊……”产房内的医生和护士尖叫成一片，在枪口的威胁下渐渐都消了声。

顾惜爵从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护士手里抱过了才刚刚落地的男婴，低眉一看，眸色顿然加深。头，微微偏转，他深睨了一眼手术台上贴着的产妇名牌——席海棠。

停顿只有一秒，顾惜爵留下一箱钱，然后抱着男婴在随扈的保护下迅速离开，外面早已经做好了接应，四辆黑色无牌的轿车疾驰而去。

“不，把孩子还给我……”席海棠奄奄一息，颓然昏厥。

“产妇已昏迷，血压急降，上压90，下压60！”

“心率48！”

“快，采取急救措施！一定要保住她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

2 · 重逢



七年之后。

“妈咪，你看外面的云好漂亮啊，一朵朵的，好像棉花糖哦！”

从纽约飞往T市的飞机上，席海棠身边坐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娃，正伸着短短的小手指着窗外的白云，满眼的欣喜。

“你呀，小馋猫一个！”席海棠宠溺地点了点女儿的小鼻尖，心底滑过一丝暖意，可是那热流之中却夹杂着七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遗憾。

七年来，女儿是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可每每看着女儿那张稚嫩的小脸，她就会忍不住幻想着那个被人抱走的孩子会长什么样，那个孩子跟小晨是双胞胎，会长得很像吗？他过得好吗？有没有想过她这个不曾见过一面的



亲生妈妈？

儿子，妈妈真的很想你，每天每夜都想，在你离开我生命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妈妈是那么爱你，如果有生之年能够让我再见到你，我愿意倾尽所有。

“妈咪……妈咪……”软绵绵的小手探了过来，轻轻摇着席海棠的手臂，“妈咪，你又发呆了，怎么了？”

“没、没怎么。”席海棠将思绪转回，以手轻抚着女儿的脸。

“妈咪经常发呆呢，而且每次发呆的时候都会很难过的样子，妈咪，是不是我不乖，惹你伤心了？”

“不，当然不是，小晨最乖了，小晨是妈咪的宝贝。”

“嘻嘻，素心妈妈也这么说，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宝贝！”席小晨满脸骄傲，她很幸福，不只有亲生妈咪，还有素心妈妈，有两个哦！

席海棠低头轻吻了下女儿的额头，小晨真的好乖，好懂事。“小晨，以后妈咪会在T市工作，我们可以跟你素心妈妈住在一起，高兴吗？”

“高兴！”

“那你知道不知道见到素心妈妈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给她一个大大的香吻！就像这样……”说着，席小晨作势要从座位上起来。

“小晨，不要，在飞机上不可以乱动……唔……”席海棠话未说完，飞机便一阵晃动，女儿小小的身体撞了过来，她以手臂牢牢地接住，免不了一阵生疼。

“妈咪，飞机在摇，是不是要掉下去了，我好怕……”

“小晨乖，不要怕，有妈咪在，妈咪会保护你的。”席海棠安慰着女儿，将她抱得紧紧的。

广播中忽然传来紧急通知——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航班在途中突遭乱流袭击，飞行过程中将会有较大强度的颠簸，请所有旅客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另外，地面控制中心传来指令，为确保人机安全，本航班将改变飞往T市的航线，二十分钟后于新加坡国际机场临时迫降。

“妈咪……这里人好多、好拥挤啊……”席小晨躲在席海棠的怀抱里，用露出的半张小脸惊惶地看着新加坡国际机场临时为旅客开辟出来的紧急安置大厅。

大厅里人潮攒动，哀怨四起，被临时安置在这里的旅客们焦躁着、不安着，使得混乱的场面更加重了几分。

而以一幅巨大的玻璃墙隔开的VIP区则是安安静静，数百坪的休息区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十几名旅客，那些手持VIP卡的会员们各个衣着光鲜，对于隔壁的混乱充耳不闻，显得冷漠而疏离。

顾惜爵看了看腕表，从舒适的座椅上起身。

一袭标志着国际知名LOGO的黑色西装纤尘不染，将那一百八十多厘米的身躯衬托得宛如从时尚杂志上走出来的超级男模。

深邃迷人的眼，直挺的鼻梁，微薄性感的嘴唇，加上坚毅有型的下巴，构成了一张让天下女人一见到就会为之倾倒的俊脸。

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让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成为焦点，可他却丝毫不以为意，拎着简单的公文包，径自走出休息区。

在经过紧急安置大厅门口的时候，里面喧闹嘈杂的声音让他的眉心微微一蹙，拥挤的人群中散发出的微热气息更让他觉得不适，脚下的步伐，刻意加快了。

“啪！”

伴着跳闸的声音响起，紧急安置大厅里瞬时一片漆黑。

“啊……停电了……喂，不要推我……好挤……啊……”

混乱再起，那些情绪早已不安的滞留旅客们推推嚷嚷，踩踏事件在密不透风的人群里一触即发。

“妈咪……你在哪儿……小晨好怕……妈咪……救我……”被人群冲散的席小晨大声喊叫着，可她稚嫩的嗓音被巨大的混乱吞没得无影无踪。

“啊……好痛……”黑暗中，小小的身子随波逐流，却还是被人狠狠地撞了一下，惯性的力量让她扑向了前方一个硬硬的不知名物体，本能地，小



手死死抓紧了。

顾惜爵脚步一顿，低头看着自己腰间的那双小手，眉心，皱得更紧了。

“放手！”

冷峻的两个字把席小晨吓了一跳，可小手依旧没有松开。

她仰头，借着从天井洒落的微弱光线看向高大的男人，清亮的眸子里发出求救的信号，“叔叔，救我……”

顾惜爵无奈地摇头，他从不是什么爱管闲事的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这种事也从不在他的人生范围内，他用那只没有拎公文包的手扣住了缠在自己腰间的小手，试图将它们拨开，“小朋友，该救你的人不是我，你的父母才应该好好保护你。”

小手的主人很倔强，死都不肯松开，“可你是骑士叔叔啊，你不可以保护我吗？”

“什么？”顾惜爵不由得有些疑问，“什么骑士叔叔？”

“电影里都是这样演的啊，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好帅好帅的骑士叔叔冒出来，拯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你没看过《超人》《蜘蛛侠》或是《佐罗》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的小孩都这么富有想象力吗？

顾惜爵想到家里那个沉默不爱说话的儿子，立即推翻自己的想法。

不，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这样，这个小丫头是另类！

“骑士叔叔，求求你，帮帮我，我要找妈咪！”

席小晨踮起小脚张罗着要被抱，可顾惜爵再也不想跟她浪费时间，大手微一用力便将她的小手从腰间拉开，可意外地，在那一瞬，他的手背上染了一点濡湿。

是她的眼泪！

“喂，你不会哭了吧……”难得的，顾惜爵有些慌。

“呜……”小晨的眼眶泛红。

顾惜爵心里莫名一软，他知道自己甩不掉这个小丫头了。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了！”极少对人投降的顾惜爵乖乖对席小晨投